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五

御藥醫

三則

性藥名言

太醫用藥

五則

禁獄

醫民

用時文



書蠅

本草

灰性

醫不治老

寒疾免禍

熱疾得寶

奴婢瘡

指瘡

膊字

指紋

性病 二則

二國公

二主事

二御史

四中書行人

病舉人

星相堪輿

無生日無相

庚甲相同

鶴雛 二則

李口許頭

官太師

高低眼

識張羅峰

侍郎鼻

形似

神術

長人 二則

資表不足恃

尼山龍虎山

檄維樺鎖

照天燭

狸眠 二則

天馬山

蝦子

預卜佳地

墓水禍福

崇明三沙

禮部井

土龍

八卦獻地

坏土善祥

不可求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五

湖上朱國禎輯

御藥醫

御藥烹二服爲一服候熟分爲二器御醫先嘗次院
判次內官其一器以進 御

戴元禮 國朝之聖醫也 太祖臨崩召至榻前

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太孫卽位誅諸

治疾無狀者拜元禮院使諸王奔喪 太孫道

太祖語哭問狀勞之遼王題仁義字大軸肅慶二王

為贊詠以賜

景皇帝御醫徐樞有名帝嘗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人以為藥諫云

性藥名言

吳傑號暘谷武進人學無所不通更精于醫遇奇疾尤效正德末為院使嘗曰調藥性易調自性難挈出性字方可言醫人以為名言

太醫用藥

列聖大故太醫擬罪未見確據惟孝皇有疾太醫

進藥鼻血驟崩蓋誤用熱劑也御藥局太監張瑜醫官施欽劉文泰等四人皆下獄據正律誤用御藥大不敬當斬是時刑部尚書閔莊懿珪左都御史張簡肅敷華尚書掌大理寺事楊康簡守隨皆名賢也僅引交結近侍官員例絞當時議者猶恨獄未蔽法方朝審奄李榮阿內意欲從矜疑康簡泫然曰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幽憤方殷君父事誤與故同律以春秋許世子之義豈可曲貸李亦

泣下乃加杖盡法

劉文泰卽是傾王三原大宰爲丘瓊山所庇者瓊山未幾捐館而文泰竟坐大辟人謂有天報焉然此輩皆以醫官坐誤而方士又當別論方士外道其書妖書其言妖言李孜省王金是也孜省是房中之術觀萬安所進御篋之書可見其初遣戍後以內侍蔣琮之力方置之死琮之功大矣王金是符籙斬之非過而招中引及先帝遂爲高中玄藉口

瓊山似三原庇文泰可見其心術於學問何有

武皇疾甚諸內侍皇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賴者鋒起自效大學士楊石齋上言聖體違和臣等殊切瞻戀昨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令臣等擬旨博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選其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何待求諸草澤僥倖未試之人哉况治疾之術調攝爲上醫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效伏願皇上慎重啟處勿使勞逸之失宜調節飲膳勿使滋味之太過但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

漢書小記 卷二十五 三
聰明傷損元氣者皆不使少于 聖慮自然百體
康豫萬福駢臻上可以慰 九廟在天之靈下可
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矣事遂得止此辛巳正月初
旬事時去晏駕尚六十餘日未必非從容調治所
延萬一如內侍言藥投卽有他故石齋何以自處
以近事觀之普天同恨可以永鑒矣

疾病大約多起于酒色而帝王爲尤甚 武皇病
根已深南郊一獻嘔血而踣景象可知吳暘谷爲
院使先一歲在臨清固曰病急矣幸可及還內耳

還而猶能支持百餘日則藥之功也 貞皇之病
止是虛弱尚能視朝大黃劫泄後猶能延見羣臣
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溫平之劑緩緩滋養自
然平復乃進紅鉛助火之物一夕遂致大故誤之
一字罪安得免况 武皇時內臣縱惡極矣凡事
閣臣不得自專而此事尚傳閣擬旨閣臣猶得執
正今一槩順從自以意行之可乎

或曰誤則坐罪甚輕今當如何擬議曰在齊民有
誤有故天子其可誤乎誤則大不敬與盜大祀神

御物、偽造御寶、同科皆斬。若曰：故直以謀大逆論。蓋其下註曰：謀毀宗廟山陵宮闕。天子一身宗廟之主也。故下它藥，不利于君，非大逆。而何故必有謀謀，則有主使矣。在十惡中，俱服上刑。不忍言，不可言，暗暗藏影，俟人理會。乃誤字入第六款，有分別有次第律意之精如此。楊康簡曰：誤與故同，余猶以爲多一層。不若從天子身上起見，看得誤字大更自直捷。其誤而杖止一百者，乃小小出入無關大故者也。不可曲解，尤不可錯引。

禁獄

我朝制度嚴密，尤慎于刑獄。二祖多由錦衣衛發落，此所謂天斷也。不必言，自後必經法司招擬，以上然事干宮禁。如天順丁丑徐正嘉靖壬寅揚金英兩獄事如何成招成，則非臣子所敢言。不則事體重大，無徑自下手之理。若曰：旨出宮中自來，無內降極刑之事。况刑人于市，誰人蒞之。卽如郭中允之戮，亦必會議題本，方票嚴旨行事。則以前兩事諸公試設身處此，當如之何。大約變出理外。

事外傾刻立夾并其藁削去與逆人骨肉俱化爲
灰燼而亦不沒其實著之錄中春秋內大惡不書
諱之也諱者不忍言也甚之也文字簡嚴書法隱
然自見况又有素臣之手在至劉文泰一案雖不
可並論然 武皇未登極卽已下獄 孝皇未葬
加杖盡法則罪人旣得無煩它說矣

醫民

徐應明號澱溪蘭溪人少與趙文懿公同學趙日
有名應明意不自得一日謂曰汝醫國吾醫民各

行其志可乎趙曰國醫賒且不必遂民醫實人求
我而應之造化在手矣遂從時師遊厭而去之遇
異人有別傳決生死遠近或預訂或逆定皆奇驗
遊楚中諸名公爭致之有欲傳其術者曰必有活
人心地則可蘇中翰惟霖有隱病胗之言狀約于
一年前無一字虛發蘇將師事焉忽一日卒人以
爲僊去不歿也

用時文

辛酉余有不寐之病徹夜宛轉心火焦灼諸醫束

余每用此方
不驗相是少
耳

手不得已檢古方試之無一驗愈困自分必歿命
孫子信手抽架帙指八字定吉凶初得龍為祥之
來五字甚惡之又得用時文三字不可解館客邵
生持王宇泰證治一書至悟曰得非醫家之時文
耶檢不寐一款其方自丹溪迤至末有戴元禮二
方平平無奇恍然曰時文在此矣服之就枕即臥
次日稍平漸漸調服而先一月膈病上下如分兩
截中痛甚不能支余友繆仲醇至用蘇子五錢即
止蓋余危病自丁巳後此為最甚去死幾希僅存

之年可不自愛乎

書蠅

諸生俞某久病家赤貧不能具醫藥几上有醫便
一冊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
甚厲止于冊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
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應病且有瘳乎
徐展十數葉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黃湯也如
方製之而苦無犀角俄出門失足踏坎中甚痛以
為石尖視之犀也服數劑得愈

本草

唐高宗時于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民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

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灰性

醫書云燒灰存性存性二字最妙可見萬劫成灰性未嘗不存今人當陷溺之後四端時露卽灰枯骨猶能蔭後惟業重毒火燒然不畱則性滅天地聖人無如之何

醫不治老

賈敦實曹州人唐貞觀時歷懷州刺史永淳初疾篤子孫延醫却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寒疾免禍

武元衡遇盜之時裴晉公首裹氈帽雖傷不死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一日六月三日晉公嘗有寒疾盛暑裏氈故也

熱疾得寶

貞元中淮南一小將得熱疾生癰皮肉如水晶醫家以銀鑽刺之堅不可入氣垂絕俄有鼠嚙破大呼而起墮一物五采燁然堅滑有紋甚細貨之得十千病亦尋愈

奴婢瘧

瘧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瘧晉人曰君子不病瘧蜀人以瘧瘧爲奴婢瘧

搯癩

楊佛子頰下生癩大如覆瓿一日由市歸中途值

一操瓢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
蓋卽與殊無難色行一里餘瓢者用左手搯佛子
癩右手拊背曰患可醫汝何報佛子笑曰勿欺我
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後當過君治癩先口授折
骨友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邈不知所
之矣佛子歸語家人痛悔不得治癩友明旦視頰
下癭忽不見家人驚恠捫其背則癩還在背矣人
始悟佛子遇異人

膊字

正統三年八月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手左
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實以聞逮至京驗治
釋去

指紋

成化二十一年有莘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
形紆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寧
興憾焉欲剉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
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後三日午候
公伸手指于窗櫺外余其逝諸至期雷雨大作興

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性病

滁州孫存字性父號豐山與霍渭崖同榜最相得
自禮部主客郎中守贛州長沙調荊州與吉府承
奉李獻相訐待理凡四年復職補處州官終河南
左布政以拾遺調簡抗辯自明請致仕一生彊項
清節過人而卒無子其同年二人相遇問豐山何
如曰好固好只性子尚在其一人對曰雖是性子
却解得快豐山聞曰此所謂性病也終身不瘥二

字最佳亦何用瘥

豐山方待理上疏極口詆撫按之畏縮嘉興孫璽
爲楊州同知亦以抗中貴被係待理致書勘事鹽
使者極口詆其徇畏至不忍聞孫後事白陞叅議
卽蜃川尚書之父也先輩之抗直如此而用事人
狐媚不職固在在皆然矣

二國公

國朝上公有疾者二人一日定國徐永寧二曰成國
朱時泰永寧中山王五世孫讀經史通書法襲爵

漢書小記 卷二十一
時年甫十三忽遘風疾久漸沈瘖間出觀戶外有
貴近臣恃寵驕縱者道路側目莫敢近永寧密伺
奮擊之其人策馬走僅得免若是者往往而然或
疑非病其中介介有黑白及問之輒失度時操筆
研折簡通親舊或作高昌西番字蓋少所習也卒
年六十四妾丁氏侍病日夕不懈至是亦自縊于
寢旌曰貞烈時秦東平王七世孫善鼓琴工詞翰
嘗之舅氏飲聞爆竹聲驚起繞室求之不得遂患
心疾父定襄王希忠僅一子治之萬方不效居室

內簡直自縱任性而行家人莫敢違至見賓客循
循威儀未嘗有失其疾數可數發更十餘年定襄
薨疾益劇至不能執喪顧時時哭泣詔准襲爵強
起受命竟不能拜表稱謝尋卒年二十九夫人陸
氏錦衣炳女亦以痛悼卒凡越五十三日不得旌
陸甚賢夫既有疾懼其媠媠正顏肅容勿與一嬉
笑遂不敢犯念其無子廣置妾媵每一當夕輒使
傅母守有娠遷煥室厚奉養凡四子二女皆如已
出一襲封一出繼叔太傅希孝竊謂陸誠可旌而

海幢小品 卷二十五 十一
一病兒多子雙承兩支竝茂則東平陰平之餘澤也

二主事

天順二年十一月乙酉朔吏部主事曹恂已陞江西參議至通州以病回京尚書王翱以聞 上命仍爲主事歸家治疾恂不平晨入端門遇翱摔胸摑其面大呼錦衣衛官曰此老姦當擒也忠國公石亨陳狀 上命錦衣衛執訊之欲重加以罪王憫其實病但擯歸不用且勅有司閑其出入旣至

家而病愈

萬曆九年十一月主事袁某狂誕爲江陵所喜監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而止視二司蔑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相值不引避巡撫捶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而走隨輿衝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爲之調解未幾告歸墮水死

二御史

胡莊肅公松滁州人讀書講學不見它客性尤高
簡以大叅家居有臺使者素有疾不事事飲醉
怒公却掃爲媢已遣吏發兵圍其第夜且昏黑家
人懼竄立盡公不爲動秉燭坐堂上讀書自如或
勸公質臺使行李撫其不法事許于朝公但頷
之曰吾方愧仁禮未至內自反爾敢與較哉會使
者醒解慚而捨去

嘉靖十三年御史李新芳行部至廣平縣城門發
鏡驚而怒笞鏡手并笞知縣周謚又用左右譖連
及典史田經付推官楊經鞫訊謚等不服經以獄
不就恐新芳怒盛重違其意乃文致他事誣謚經
侵分修城錢緡坐以監守自盜律廣平府知府李
騰霄不能平詣新芳辨折辭氣頗厲新芳愧憤遂
誣騰霄主使謚謀害已并奏之而遣推官楊經秦
新民馳府執騰霄騰霄拒之稍集衆自衛新芳復
劾其拒城爲亂檄兵備副使楊彝勒兵三千人往
捕之騰霄棄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佩經歷吳
尚質皆走郡城一空百姓奔走爭門出蹂躪死者

甚衆新芳復遣數百人追騰霄等下令得騰霄者
予三百金追至趙州及之執騰霄繫唐山縣官舍
而子孝佩尚質歸皆笞之數十尚質立斃騰霄謚
經屢訴于朝巡撫周金亦奏新芳謬妄及經新民
怙勢作威爇發兵激變之罪 上勒新芳回籍遣
給事中王禎郎中李櫝往勘得實以聞遂逮新芳
楊葵詔下獄俱奪官

四中書行人

中書舍人劉芬真定人嘉靖己未進士有文才而
清狂不慧每爲人所弄至躍空攀天投淵覓寶顛
溺幾死亦不悟也嘉靖三十九年德王之國當除
長史或戲之曰吏部將以爾爲之芬大怒卽馳往
吏部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罵而去鵬以
聞詔錦衣衛逮送法司拷問黜之

嘉靖六年十月辛酉行人潘銳素病狂易時選科
道銳不與意不無少望會病發謁禮部尚書桂萼
問王安石何如人萼不答因及所試文字語多諄
謬萼謂銳意不平語之曰子苟有志勉之不患朝

漢書小品 卷二十五
廷不用銳日今知縣及翰林院俸太薄宜加其俸
乃可責其貪萼乃盛氣答之曰豈有餓死知縣翰
林耶銳艷然出愈益病明日具疏言萼論及政事
欲多戮貪吏去內豎且許臣爲御史擅朝廷之柄
大不忠欲奏之從班中躍出 上怒下錦衣衛驗
治萼自辯銳所奏皆妄因上銳試卷以明不欺
上曰銳小臣狂悖妄言業已下吏鞫問卿等勿得介
意及訊銳果病中語初意坐不得科道懷忿造言
下刑部當銳奏事詐不以實律于是罷銳令冠帶

閒住

傅楫南安人正德六年進士祖凱父浚俱相繼登
第楫有文學旣登第授行人痛繼母不能安其室
父之死有所不可知者一哭嘔血數升遂廢人事
佯狂喪心朝立風日中夜臥地上時拾餘菜殘果
朽腐之物食之至所著作上薄騷雅然皆廋隱語
或雜以鄙俚字往往持帖市門不知者謂行人狂
廢人行人亦自隱也旣佯狂久瞰知父讐家僮中
戲而急繩之取蒲鞭之僮佯哭行人取自鞭曰我

乃不覺痛易以挺遂搥死時時袖筆研走月臺寺
釋乾文言義題兩廡皆徧有見者請所不解則復
胡盧去直指某下車卽往謁行人不爲禮直指歸
行人突至儀門磔之以石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耻也遂出行人多從市上投石齧磔人遇善
人則笑遇不善人則哭常至山中有虎來前行人
當前坐虎竟去

行人司憲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進士使高麗舊
例有蟒衣玉帶之賜此到彼國將命時與國王相
見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一
出城卽用八轎馳驟入遼設中軍官作威重如撫
臺遼撫爲韓耀忤人也來拜稍遲不納大相忤且
自誇入朝卽爲吏科給事中先期咨訪賢否得
失韓啣之囑隨行者凡一言動一禮物皆密籍以
報使事畢未入京而韓疏至被逮以死其二親亦
死辱命殺身真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陽以給
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帶八轎余以書諷止之
至閩與撫臣徐學聚大相左龜勉了事而歸陞太

常少卿未_以歿夏本仁慈人乃止于此可憐也

病舉人

廣東舉人王樂得病因爲祟所附或學日者或相士或堪輿抵掌譚論若素習并其聲音笑貌無不酷肖時亦奇中兼亦索謝好事者因以爲戲餽之銀錢得卽付酒家自歌自舞稱曰三通道士家人百計禳而醫之無效一夕墜水死

星相堪輿

相法堪輿三代前已有惟星命起于唐之李師中來自西域在今日士大夫人人能講口日去講入大有講他人命者講著甚的

無生日無相

馮道之相酷似杜黃裳賈似道之相酷似韓魏公道自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在天福中爲上相晉帝問之欲致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當時有馮玄豹者工相術能于下座識明宗之極貴獨相道無前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可不用亦省許多事

庚甲相同

保祐中孟無菴珙開閩荆襄嘗單馬出巡見漢江
一漁者狀貌奇偉提巨鱗避于道左無菴問其姓
名與年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已同異之邀之俱歸
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
與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陸故貴某生于舟則
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爲活自足若一旦富貴
實不能勝必致暴亾再三強之不可而去孟悵然
久之曰吾不如也

江右張見庵鳴岡吳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時張
第庚辰徐第丁丑同縣令同臺徐爲通政使家富
一子登鄉書多兒女之戚張爲侍郎其家與子則
非徐匹同時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縮如此乃
知天有所奪必有所予不必營營矣

鶴雛

楊億之初生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僊託
化旣誕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
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

有契乃追至江濱開視之鶴已蛻而嬰兒具焉體
猶有紫毳寸餘旣月乃落

黃熒莆田人正統庚寅母林氏夢虛空中紫衣人
呼授以物舉衣承之得鶴雛是歲臘月十有八日
生公鑿形者謂之鶴相冠帶衣履書畫百物精緻
虔潔居宇絕一塵旣老樂五松號五松居士人謂
得鶴之性

李口許頭

李固言口吃接賓客頗審緩及人主前議論乃更

詳辯吾師許文穆公對人頭常岑岑動入侍直凝
定如山

官太師

張憬藏神相也劉思禮從之學相術景藏謂思禮
歷位刺史官至太師後果得冀州謂太師非佐命
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
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成大事謀洩坐誅所
累名士三十餘族死者千餘人然則太師之相信
憬藏所悞抑劫運不可逃憬藏明知而亦竟無如

之何也

高低眼

趙方爲京西制閫容貌古恠兩眼高低一眼觀天
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

識張羅峯

王相以御史謫判高郵相有精鑒張羅峯以落第
候除相一見奇之謂曰子有異相他日所就奚止
科第因厚貽之羅峯既貴上疏曰相以忠鯁蒙誣
宜卹詔贈光祿少卿諭祭相光山人字夢弼爲御

史有風力屢劾錢寧江彬

侍郎鼻

曹本字子善滕縣人漢曹褒之後也父思明嘗夢
數人以車載篋至門問曰汝曹某耶思明應曰是
也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思
明受之一人後至謂其人曰曹某當得一侍郎兒
何故以隸體與之其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
已散盡奈何後至者顧視篋中良久曰此不一侍
郎鼻耶遂復與之已而本生 國初果爲刑部侍

郎

形似

相法謂人形似禽獸者必大貴不知禽獸形中亦有似人者否世間原有不作惡及吃苦爲善之禽獸轉生爲人比得人身若不作壞地位更進可省可省

神術

皇士胡宗成化間遊京師謁吏部侍郎尹旻漫戲曰此誑人者將何之胡曰明公未試以爲誑試一

人存爲驗當知小子神術耳因出翰林邢讓支干示之曰明年八月此公必死邢亦聞之明年六月以祭酒陞禮部侍郎矣會饌錢事發念其言引罪坐除名過澠縣見岳蒙泉岳問何以不深辨至此曰術者謂余今年當死今但失官薄同事者罪所謂有陰功者不歿正此類也至八月朔拈易自占得臨卦投策歎曰詎謂胡宗驗乃至此蓋卦辭曰八月有凶故也至十八日果卒可見死生有定原不可移而邢或先辭官不做侍郎則又未可知要

之數已前定無可奈何而術者偶驗未必盡是通神也

長人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三尺日飲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憇坐如堵墻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臥而泛之河至望僊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

沓炷香施資謂之活羅漢皆非賦形之正近于妖矣

胡梅林在浙選長大人列轎前示威我湖有陳姓者與焉余庚午年應童子試經縣治前見之長亦丈餘倚屋簷食入縣門求舟帽與楫齊縣尹方亮進士辛未見而揖笑曰何舟可載選最鉅者與之僅蹲于前不能入艙中也

資表不足恃

近地有沈姓者少聰慧年九歲應試知縣奇之命

題作破以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
第五爲題應聲云政平于上猶有干政之人俗美
于下不免負俗之累大奇之以爲神童後以驕惰
無所成流爲訟師有淳姓者少亦負俊讀易以四
日畢能七步成詩後亦無成徽人有方姓者生嘗
大雷雨龍掛屋脊比長方面大耳垂手過膝咸謂
貴徵終身食肉癡蠢而已天資旣不足恃而奇徵
亦豈盡驗耶

尼山龍虎山

孔子以萬世爲土崇祀世封不必言其次則張真
人雖異教與吾儒不可並而延世並天地則同非
但天意抑亦地靈尼山龍虎山之秀固天下第一
風水也又有異焉成化五年衍聖公孔弘緒坐罪
當歿以大學士彭時救奏免桎梏散行就理黜爲
民此二月間事至四月真人張元吉淫暴坐罪凌
遲後免歿謫戍久之放爲民是何吉同而凶亦迥
合且又同歲耶

檄維樟鎖

襄陽有萬山在上遊形家謂襄若筏隄若維萬山
砥柱江流則其樞也山有寺曰幽蘭經言道安鐵
佛夜遊因而布列圭峯以講經棲宿其中旦暮鍾
鼓謂之固樞巖維以壯形勢寺後改曰禎德吳江
城當太湖之衝舊有詩云長橋爲鍊塔爲樟垂虹
爲鎖鎖吳江有時塔倒長橋斷吳江依舊白茫茫
然其地與蘇州諸山相聯淺時可褰裳直至治平
諸山乃余所親見者

照天燭

范丞相致虛家居東田朝山有石尖甚聳夜每發
光名日照天燭時范族仕達滿朝後爲堪輿所賣
鑿去其頂曾不踰時悉褫職以歸

狸眠

楊萬大建安人好恬靜結茅武夷漁樵山水間夜
則懸燈獨坐弦琴詠詩以自娛山下有津渡一夕
有道士黃冠玄服貌甚偉往武夷宮暝不得濟扣
門止宿自後數往來萬大禮之久而益勤它日復
來謂曰吾非世人也今當歸洞天特來別汝吾觀

汝所爲甚善天必有以報之汝老矣其在後人乎
命舟欲與偕去萬大始異之旣而戚然告曰吾二
親喪未卜窀穸豈可去道士曰待汝襄大事與汝
偕往未晚因與共舟至甌寧豐樂里指示溪灣秀
峯下曰汝于某年月日奉父母柩於此俟有白狸
眠處卽葬所也白狸起卽葬時也萬大俟期奉柩
至山中果見白狸如所言葬之不逾年而他處子
孫聞其地饒衍多來居之因名其地曰楊墩墓曰
白狸時年已九十有七嘗晝寢夢前道士來迎曰

汝今家事畢當與俱去覺卽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太師文敏公卽其後也

文敏歿後謀勅祠堂御史伍體馴郡太守劉錢其
門人也謀于公之孫景通以第東廢廩與之後有
齟齬者請于 朝允之至成化三年落成距公歿
二十四年矣

天馬山

葉少師臺山居玉融東南六十里其山自黃蘗東
行三十里突起高峯曰大吉又東逶迤三十里爲

黃鍾山形如覆釜更十里三峯連絡如編貝曰三山自三山折而南五里許有山秀而拔曰福興山逆折而西亦五里許曰天馬山復自南而北舒爲橫阜如列屏然其居負之而面天馬山其中有石隆起曰大石山右曰鳳跡山左而下者曰鐵臺山自大石山展而北突起曰豪山倚居之肩天馬山破裂如火燄形家謂之廉貞居人稍嫌之少師將樹而蒼蔚焉以告青烏李生生日君謬矣君居所以佳在此山也樹焉將凶其父老曰然往山嘗樹矣樹可材也而鄉無寧歲後赭其樹遂無恙于是罷不敢復言樹而居之左有樓焉李生復勸去之少師曰此青龍也何傷生日君但知青龍而不知爲劫方耳遂徙其樓

蝦子

舒梓溪先生徵時館於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許適其主爲羣盜所誣罄家產求脫尚不能給賣其妻以給先生方歲暮解館歸其夫婦相向泣甚楚卽辭修儀并他生所致者盡與之得免於難先

生既貧甚其內子以先生歸遲不舉火者二日須館金甚切及歸恐室人徧責不敢以捐金事告內子見先生之歸爲可恃喜甚而無所給炊以進先生愈益愧憂見於色內子慰勞之扣得主人鬻妻之故卽問鬻值幾何何不卽捐館金與之使其夫婦如初先生輒揖云業已與之今無以食貧不敢與汝言也於是兩相稱快若身免之殃而去其累了不知朝夕之計無復之也內子乃持筐出於屋旁澗中漉蝦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隣家借酒與先

生酌之時已夜先生忽見一蝦子甚大出其兩足夾于盂外因偶出聲曰蝦子脚兒躡鬼卽于門外續曰狀元定此宵銀環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先生與其內兩相錯愕焉明日雪甚先生出貸于知親僅足支數日有形家者至其家先生覺有異事之謹形家者感其恭而憐其匱乏乃問先生有先人未葬者否曰正急此恨貧無能葬也術乃指其近郊某所語先生曰此中有大地尚無主余周視數載矣爲美女梳粧形前有銀環金鎖珠簾玉鈎莫

若乘急余爲君家卜之乃爲檢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先生暗喜其與鬼語合而謝以匱不能舉棺及封窆術竟爲畫策且出橐金資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鄰無知者不數年先生廷試第一彼形家者終無所蹤跡其鄉人至今能道其軼事如此

預卜佳地

公東塘先生名家臣臨朐縣人隆慶戊辰進士庶吉士編修謫廣平推官陞南戶部主事過里中轉墓至黃山下謂子鶴曰此佳地沒而葬此可矣鶴

聞言恠之旣抵南病作鶴往迎至徐州見夢曰吾不歸矣黃山葬地無過趙氏北牆下鶴大驚起赴公已卒滁州蓋卽見夢之夕也旣尋得地葬有日矣卽不知所言趙者何鶴臥柩側夢一蒼頭馳告曰闕前遇一石橋奈何相與往視之儼然古塚堂宇宏麗朱扉四啓隙中見一燈熒然已而朱扉開燈爆有聲光大起如晝北壁有銘而缺其角曰宋貴主葬處也生嘉祐至道間一轉爲某官再轉爲戶部主事推官云旁有書四厨劔四皆銀室鶴拔

劍舞遂覺覺而悟宋貴主之爲趙氏也越數日方
葬而甘泉出芝草生至萬曆辛丑爵成進士庶吉
士編修今爲侍郎文行一時推重余曾通書得蹠
跡亦奇寶也太史官不達身後得吉地昌其後豈
偶然哉

墓水禍福

李景隆未停爵時傍墓山口忽啓一泉衝其塚後
樹木漸枯不久禍作幽廢死迨弘治初復有爛石
橫墮中流正逆阻衝處水遂分散且墓傍前後徧

生髯松不三四年翦然交蔭未幾求其五代孫璿
爲南錦衣指揮使嘉靖中紹絕封進臨淮侯祿于
石

崇明三沙

地氣盛則土增如蘇州崇明縣在南海中唐武德
間湧二洲號東西沙宋時續漲姚劉沙與東沙相
接建中靖國初又漲一洲於西北今謂之三沙此
則蘇郡東方門戶羅星也

禮部井

穆廟時關西馬乾庵自強以大宗伯入相後三十年
 絕響司官止陞太守又以東封事至空署逐其餘
 忤旨遷謫者尤多江右范含虛謙既為尚書故精
 形家言部有舊井已湮復開新井范熟翫良久欣
 然曰得之矣闢舊塞新必有奇驗果司官穩帖聯
 擢京堂吏部若督學無復作知府者而范乃暴卒
 其以大宗伯即家人相者歸德沈龍江鯉山陰朱
 金庭賡又數年李九我庭機以左侍郎署印孫鑑
 湖如游以尚書皆大拜可見堪輿未嘗不驗特不

驗于起念之人耳

又于穀峰以舊宗伯召大拜

土龍

相傳吉地有土龍之說未之敢信顧涇陽先生之
 宅前對膠山後枕斗山龍自西來宅左右介以水
 氣厚脈清其尊公以貧士卜宅生先生兄弟五人
 皆魁梧俊爽而先生與弟涇凡禮部少以文章著
 名晚節先生以理學稱重最長涇白公為光祿丞
 亦奇男子也某年光祿于西徧掘土土中有龍形
 頭角皆具後人驚而剗之其膩如脂光祿聞亟往

止而掩之則散奪無餘矣未幾光祿與先生皆卒而東林之社遂被言者痛詆天平人乎地乎亦關氣數其又何尤

八卦獻地

蕭霽唐宰相復之後家廬陵楊行密割據稱吳王用爲武寧令時縣令握兵故稱將軍吳私茶禁嚴過客袁八卦犯令當死蕭釋之乃獻墨潭石牛潭爲葬地石獅潭以居潭今吉水螺陂是也後之子孫貴盛廬陵舊宅爲蕭將軍祠然則袁乃地仙蕭遇而釋之必有仁德得天非偶然者

坏土善祥

張弘範滁人建炎中劇賊李成掠淮南遺骸蔽野張躬負畚鍤埋瘞之一夕夢四人前告曰某等避難死淪某所胥井中人無知今闔郡被公德而某等獨不得一坏土幸公哀憐收之覺視胥井得骸瘞之未幾復夢四人者前致謝張居鄉逡巡懷仁樂善人有病予藥死予棺卽貧不能婚姻予財無吝不樂仕出監揚之柴墟鎮尋謝病免樂其風土

家焉將葬其父有田叟迎立問曰若非求地者耶
曰然因問之故叟曰余晨起田見前溪兩豎相撲
往觀無睹既還復然已而更往聞如也是必善祥
子曷往試乃見後山隱起綿亘左右兩溪滙流其
前屈曲逝卜之吉遂以葬焉他日郡守趙善仁通
堪輿家言以其地肖浮脾須水溢卽應未幾官浚
濠堰下流東堤瀦水會雨暴漲水環墓是歲範子
巖登第範妻鄭氏尤賢常先意佐範施予如不及
里屋有病不能自食者爲糜置門俾自取不問所

從也後巖爲叅政至太子太師推恩範如其官少
子嵩力學知名出作守貴盛繁衍人皆以爲隱德
報云

不可求

風水可遇不可求尚矣看來天壤間大地自正結
都會外如郡邑如村落其大家世族皆一一占定
占得者累代相傳卽中衰必復興間有不盡然者
又當別論非地之故也余嘗謂帝王之封建雖廢
天之封建未嘗廢要在脩德以承之所謂祈天永

湧幢小品
卷三十五
命者是也如何是祈決非禱禳之類其有求而得者亦是天意乃善祈之驗祈字含蓄求字淺露先聖所以陋執鞭者余求之三十餘年陋已甚矣急急味祈字已晚噫誰非天乎不若息心之爲得也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五 終



